

「松鼠葡萄」的吉祥涵義及其起源

■ 胡蘆文

院藏清〈檀香木鏤空松鼠葡萄春字珮〉（圖1）以草書「春」字為外形，鏤雕葡萄枝、葉、果實，松鼠攀於葡萄枝上，別有一番趣味。松鼠與葡萄搭配出現，其意為何？歲次庚子，藉此帶「鼠」春字珮，簡述松鼠葡萄紋的歷史及其涵義，賀歲迎春。





圖1 | 清 檀香木鏤空松鼠葡萄春字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松鼠葡萄的吉祥涵義

可愛的松鼠攀據在葡萄枝上是明清藝術品中常見的裝飾母題，其意義為何？我們可分別從「松鼠」與「葡萄」兩面探討。比起「老鼠」，「松鼠」更討喜，故常用作吉祥圖。清代歲朝圖便以地松鼠「栗鼠」打翻裝滿瓜種的瓶罐，作為畫面的吉祥元素。其圖像意義可由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御製〈歲朝圖詩〉窺知端倪：「匹鼠探壺試五技，卻傾瓜種兆綿綿。」可見栗鼠寓繁衍不息，¹老鼠、松鼠等，當與之相通。

唐代（618-907）葡萄被視為一種「瑞果」，與瑞獸搭配，即為青銅鏡上著名的葡萄瑞獸紋。中國自古即產野生葡萄，但紋樣及生活中的葡萄，多為漢代（前 202-220）引

進，源自地中海沿岸的西域葡萄。²葡萄多籽的意象，恰與松鼠的寓意呼應。二者並置，是為多子多孫。

松鼠葡萄入畫

雖在唐、五代（907-979），「老鼠」便與纏枝、花卉紋搭配出現，³但直至元代（1271-1368），「松鼠葡萄」方成為繪畫表現的題材。元末文人貢性之曾有題「松鼠葡萄畫」詩兩首，其一為：「猿似獼猴捷似猱，栗梢走過又松梢。紫萄若使知滋味，一日能來一百遭。」筆調輕鬆詼諧，惜原畫作已佚，不知其貌。現存以松鼠葡萄為主題的繪畫多為明代（1368-1644）以後之作品，有冊頁，亦有畫軸。如明周之冕（1521-?）〈葡萄松



圖2 明 周之冕 葡萄松鼠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〈葡萄松鼠〉局部

鼠〉軸（圖2）繪松鼠立於蜿蜒的沒骨葡萄老枝上，下有蘋花紅蓼，菖蒲荷葉。這些作品以沒骨設色作折枝花卉，技法與著名畫家錢選（約1235-1307）繪〈桃枝松鼠〉卷（圖3）頗有相通，吾人或可藉〈桃枝松鼠〉卷推想元代「松鼠葡萄畫」的樣貌。〈桃枝松鼠〉卷具備南宋院體花鳥的精緻、文人畫淡雅，加上商業化的時代特徵，⁴這些精神在往後松鼠葡萄畫上仍隱隱可見。

明末有幾位擅畫松鼠葡萄的畫家，如嘉靖年間（1522-1566）鄉貢陳孔義四子陳恭「善畫葡萄松鼠，世頗珍之」；⁵萬曆（1573-1620）末年慈谿沈翹楚「畫葡萄松鼠，變化入神。」⁶可見松鼠葡萄在當時小有流行。

瓷器上的松鼠葡萄紋

松鼠葡萄成為紋飾的時間約於明末。成化（1465-1487）至萬曆時期，瓷器上的松鼠多搭配瓜果出現，取瓜瓞綿綿意。至遲於天啟年間（1621-1627），開始以松鼠葡萄為飾。⁷

作為紋飾的松鼠葡萄與繪畫的折枝花卉形式有極大的差異。其構成或與器物上淵遠流長的紋樣——葡萄紋有關。葡萄紋與葡萄同樣傳自西域，其源頭甚至能溯及亞述的藝術



圖3 | 宋 錢選 桃枝松鼠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| 元或明初 掐絲琺瑯碗 法國裝飾藝術博物館 (Paris,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) 藏 ©MAD, Paris / Jean Tholance

品。⁸ 漢代織品上的葡萄紋常搭配走獸；唐代青銅鏡上，葡萄瑞獸紋加入龍鳳、禽鳥，甚至蜻蜓、蜂蝶等元素，⁹ 但松鼠一直未與葡萄紋共同出現。早期葡萄紋採取連續紋樣的形態滿布器表，至元代，逐漸出現類似風景式的布局（圖4），這種作法為明門彩瓷器繼承（圖5），當為松鼠葡萄紋的前身。清宮瓷器的松鼠葡萄紋飾以裝飾化的風景式葡萄枝充滿器表，常繪藤蔓飛揚，更添熱鬧氣氛。

多樣化的松鼠葡萄

一件可能是明代或更晚期製作的〈青玉松鼠葡萄〉（圖6）彌補以上討論缺乏雕塑作品的遺憾。該器宛若盛著纍纍葡萄的葉片，攀上松鼠。花卉、植物是玉器常用以製作水盛之類器物的母題，此器底部飾枝葉脈絡，與玉器以植物形貌製作盛器的傳統相關。

時至清宮（1644-1912），松鼠葡萄被廣泛運用作鼻煙壺（圖7）、玉珮、髮簪（圖



圖5 | 成化 鬥彩葡萄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| 明至清 青玉松鼠葡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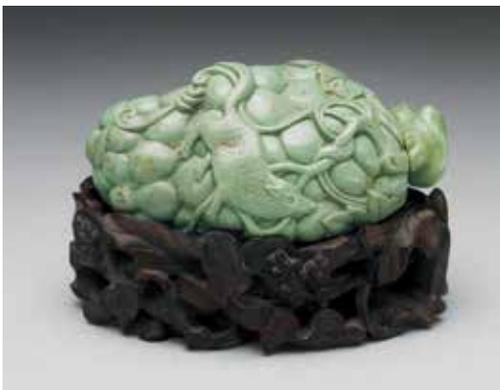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7 | 清 18世紀 松石葡萄松鼠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8) 等不同物件的裝飾母題，可推知其於當時頗受歡迎。但因沒有對應的吉祥語，亦非最主流的裝飾紋樣，晚近蒐羅吉祥圖樣的叢書對「松鼠葡萄」常略而不談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反而能用輕鬆的態度來欣賞這類作品。就如乾隆皇帝題明錢穀〈雜畫冊〉松鼠葡萄時言：「珊瑚秋熟磊垂枝，五枝奚妨偶一施。誰曰能緣不窮木，是看果腹自嬉時。」言及松鼠，自詡為文人的乾隆皇帝總不忘奚落五



圖8 | 清 道光 銀鍍金松鼠葡萄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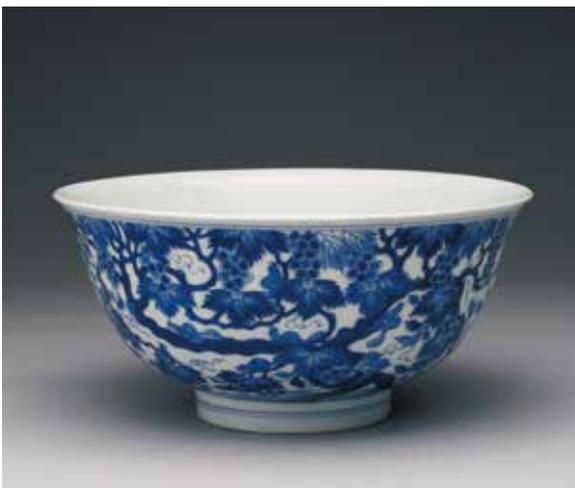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9 | 清 乾隆 青花葡萄松鼠大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技而窮；但其可愛討喜，卻是不爭的事實，否則，乾隆皇帝何必命人燒造松鼠葡萄紋碗（圖9）呢？

松鼠葡萄這個元代興起的畫題，入明成為紋飾，在清宮更加入如迎春等不同吉祥語境，成為雅俗共賞的吉祥圖樣小品。僅藉松鼠葡萄迎春，恭賀讀者鼠年多子多孫多福氣！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註釋

1. 廖寶秀，〈春花、栗鼠、歲朝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99期（2008.2），頁4。
2. 石渡美江，《樂園の圖像—海獸葡萄鏡の誕生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99），頁114-121。
3. 圖見莊吉發，〈鼠場鼠街—鼠圖騰崇拜的文化意義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55期（1996.2），頁77-78。該文說明十二屬相始於東漢（25-220），更早的根源是圖騰崇拜，並例舉唐、五代、宋的鼠紋為例。
4. 邱士華，〈宋錢選桃枝松鼠〉，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，《精彩一百—國寶總動員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1），頁276-277。
5. （清）錢維喬修，錢大昕纂，《（乾隆）鄞縣志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，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影印），冊706，卷18，頁396。
6. （明）徐沁，《明畫錄》，收入國立編譯館編，《美術叢刊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56），冊4，頁295。
7. 鐵源，《明清瓷器紋飾鑑定—動物紋飾卷》（北京：華齡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119。另外，李熊熊以為葡萄松鼠紋在早期有寓君子、小人之意，唯論證材料略顯不足，聊備一格。李熊熊，〈明清瓷器「葡萄紋」寓意之變遷〉，《東方收藏》，2015年8期，頁48-49。
8. 葡萄紋的歷史參張曉霞，〈來自異域的葡萄紋〉，《蘇州大學學報》，2007年5期，頁34-35。
9. 案例見吳曉筠，〈皇帝的鏡子—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〉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5），圖I-33至I-37。